

闲话有多种：传老婆舌头，撇闲腔儿，说风凉话，背后议论人，闲言淡语斑駁闲杂等，或可作一种解，对与已无关的事鸡一嘴鸭一嘴实也闹不出什么名堂，然则谈兴正浓；话越说越大的时候三皇五帝到于今，话越说越小的时候则柴米油盐酱醋茶，饮食男女须臾不能离……古往今来闲话闲说有之，而凡正史野史或成事败事者不为闲话亦为闲话，后街陋巷亦因闲惹事生非……由此我们的「文人闲话」便可以见仁见智了。



闲话三种

叶兆言 著

BAI HUA WEN YI CHU BAN SHE 百花文艺出版社

文人闲话丛书

闲话三种

叶兆言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闲话三种

作 者 · 叶兆言

出版 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电话：(022) 27312757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

850×1092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4 印张 6.625 字数 130000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306-2648-5/I · 2366 定价：10.50 元

自序

这本书取名“闲话三种”，是纪实。

居然在一本杂志上，连续开了三年的专栏，这是始料未及的。专栏的标题是“兆言专卖店”，专卖闲话。闲话是废话的雅称和包装，有识之士看了就会生气。我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边写闲话，一边害怕有人骂。现在很有些喜欢骂人的人，他们看文章，像出版社的校对看校样，逮到了错字别字，就发脾气。还有一种人更可怕，那就是校对的实际水平太差，自己错了，非栽赃说别人错了。

一篇谈论散文的文章，说中国文坛这两年流行“小女人”和“大男人”散文。我不太明白小女人和大男人的确切含义，依自己的傻想法，小女人再小，大男人再大，说白了还是女人和男人。就仿佛散文，说得再好听，仍然只是散文。招牌从来就不重要，挂羊头可以售狗肉。我喜欢闲话这种形式，闲话等于清谈，面对读者，犹如面对知心好友，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一吐为快，至于好坏，自然是出门不认货。

真心感谢为我安排专栏的编辑，没有他们的督促，就不会有这本小书。我总觉得自己有许多东西可以写，先写什

么，有时候完全是被编辑逼的。好文章逼不出来，逼出来，也不一定就是坏文章。关键还在于写作态度，关键还在于平时的积累。三年一共三十六个月，每月能坚持写这么一篇，说不容易，也不容易。《闲话三种》中的每一种，都可以继续写下去，说容易，也容易。譬如当代走红的这些作家们，再卖几个，再卖几次，完全不成问题。卖友求荣，这是卑鄙的事情，卖文为生，或许也会尴尬，希望读者能会心一笑。

每种闲话之前的小引，在刊物上发表时就有，这里保持原样。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高云岭

目 录

自 序	(1)
闲话刘恒	(3)
闲话刘震云	(6)
闲话王朔	(9)
闲话余华	(13)
闲话王安忆	(17)
闲话陈村	(21)
闲话格非	(25)
闲话方方	(29)
闲话池莉	(33)
闲话朱苏进	(37)
闲话范小青	(41)
闲话苏童	(45)
闲话章太炎	(51)
闲话蒋百里	(56)

闲话吴宓	(60)
闲话陈寅恪	(64)
闲话齐白石	(69)
闲话张大千	(73)
闲话傅抱石	(77)
闲话苏青	(82)
闲话张爱玲	(86)
闲话李叔同	(93)
闲话郁达夫	(97)
闲话周瘦鹃	(101)
闲话南京人	(107)
闲话南京的作家	(114)
闲话南京的外地人	(120)
闲话南京的大款	(126)
闲话南京的工薪阶层	(133)
闲话南京男人	(139)
闲话南京女人	(146)
南京的四季	(159)
南京的吃	(166)
南京的喝	(174)
南京的玩	(188)
南京的乐	(197)

《东方明星》让我开个小专栏,每期一篇稿子,说好写当代走红作家的印象。我有幸认识一些青年作家,其中不少红得发紫,而且还是很好的朋友,自信这活能揽下来。究竟写谁由《东方明星》定,定下谁,便写下千把字交差。这年头,作家不至于穷得喝粥,但也不至于富得流油。我承认《东方明星》丰厚的稿酬对我是个小小的诱惑,因此也就厚着脸皮出卖一次朋友,希望读者能够见谅,卖朋友虽然不仁,起码没有对簿公堂的风险。就此打住,言归正传。

——小 引

闲话刘恒

刘恒的本名叫刘冠军。我有一次曾问过刘恒，是不是故意起了一个皇帝的名字，因为汉文帝就叫刘恒。

刘恒写东西很玩命，有一段时间，他喜欢躲起来写东西，靠吃方便面打发写作时的饥饿。他曾经是个了不得的烟鬼，一天要抽两包烟，记得常抽的是牡丹。刘恒戒烟是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天，刘恒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我，先是一个劲儿地问我身体怎么样，然后告诉我，他现在的情况很不妙，胸口觉得闷，请一位气功大师看，说是他的肺里有个黑的阴影，他不太相信，去医院透视，果然是个黑影。于是紧张了，去拍片，黑影依旧。这一下，把刘恒吓得不敢，胸口闷得更厉害，又去做进一步检查。给我打电话时，进一步检查的结果还没出来，但医生已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那天的电话谈了很长时间，刘恒有那么点万念俱灰，心思重重语无伦次，反反复复地要我保重。我只得在电话里笨嘴拙舌地安慰他，让他赶快戒烟。刘恒说：“操，都到了这份，烟哪还敢再抽！”终于最后的论断出来了，证明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的好处，是刘恒真的就把香烟给戒了。

刘恒曾是一个很瘦的作家，高高的个，一脸苦相。现在的刘恒已经开始往横里长，最直接的原因，我想大概就是因为戒了烟。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北京文学》当小编辑，虽然已发表了成名作《狗日的粮食》，但是人还没红火起来。当时他的处境和我非常相似，都是发了些东西，稍稍有些反响，有那么几个人叫好，然而在文坛上并不走运。他向我约稿，我的稿子正好难以发表，迫不及待地就给了他。结果没多久稿子又完璧归赵退给我。退稿中夹了一封他的信，信中对我大发牢骚。这封信我至今还保留着，因为这种牢骚恰恰是我们共有的。当我们不被人承认时，除了发牢骚，还能干什么别的呢？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刘恒在信中流露出的那股愤怒，这种愤怒只有在他那些充满杀气的小小说中才能偶尔见到。

刘恒真能吃，在我熟悉的作家中，刘恒的胃口是最大的。有一年在上海嘉定开笔会，是告别宴席，丰富得让人眼花缭乱，一桌的上海人都不能吃。吃到一半，刘恒小声地对我说：“兆言，怎么这桌，就咱俩在吃？”果然细腻的海派人都盯着我们看，因为我们实在太能吃了，仿佛饿了好几天。今非昔比，我自己在吃方面也堕落得细腻起来，而刘恒却胃口依旧。几个月前，王朔夫妇在一家南韩馆子里请客，我和池莉，包括王朔夫妇，都有些细腻，唯有刘恒像狼似的，胃口好得让人眼红。

刘恒是个实实在在的好父亲，朋友之间议论起来，一致这么认为。张艺谋在安徽拍《菊豆》时，刘恒去拍摄现场路过

南京，我陪他去夫子庙，玩得好端端的，刘恒突然想起儿子来。是真的想，他指着手表，告诉我他儿子现在正干什么，表情极度严肃和诚恳。他承认自己一天不见儿子心里就不踏实。有一次我去北京，在他房里和他说着话，他儿子突然蹒跚着来到我们面前，自顾自地玩着什么，刘恒立刻站起来，哈着腰，深情地看着儿子，非常肉麻地呼唤着：“儿子，儿子。”他那宝贝儿子爱理不理，而刘恒却极有耐心，一声接一声喊个不歇，完全把来访的朋友置之度外，直到他妻子把孩子抱走，他才好像突然醒悟过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继续和我谈话。刘恒身上常常会有那种过人的实在，那是一种典型的北方汉子的纯朴。记得就是那次去他家，出来时，已经很晚，他坚持要送我，结果骑了辆自行车，活生生地送了我一半的路程。从我祖父家到他家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去过北京的人都知道，那是个大得让人感到累的城市。

刘恒的红火当然跟影视分不开。这是个怪圈，刘恒常常向我抱怨，然而又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影视有它不可回避的超人诱惑，它深受群众喜欢，容易挣钱，而且太容易成名。人在江湖，不由自主，事实上，在大量的搞影视的青年作家中，真正像刘恒搞得这么好的也不多。刘恒除了小说写得好之外，现在已是货真价实的名编剧了，这一点已经得到电影界权威人士的承认。

闲话刘震云

我也许永远不会明白刘震云什么时候说的是真话，也永远不明白他什么时候说假话。他总是用说真话的表情说假话，用说假话的神态说真话，他是我们这茬作家中，最机智的一个人，谁要和他斗，便是找不自在。

我和刘震云第一次认识，在一次发奖大会上。只能算认识，大家匆匆照了个面，好像话都没说。分明他的架子大，可是以后互相见了，他却先发制人贼喊捉贼，反咬一口说我的架子大。这是他惯用的伎俩。见了谁，挺客气地先喊一声老师，态度绝对诚恳。你若是不好意思接受，他会很谦虚地说：谁都可以是我的老师。你若是反过来喊他老师，他立刻严肃地问你是不是真觉得他是你的老师，如果你说是的，那么从此以后，你就真成了刘震云的学生。苏童便是经过这么一段对话，正式成为他的弟子，我们在一起说笑的时候，刘震云常常不动声色地说：“对你的世侄，不用讲那么多客套。”我的世侄，自然是指苏童，由于刘震云的伎俩，我很轻易地大了苏童一辈儿。

有一次开会，我和苏童住一个房间，刘震云突然闯了进

来，勒令我们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写完了，他义正辞严地宣布，这张纸将送去制版，我和苏童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一人给他所在的报纸写一篇稿子。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又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的名字已制好版了，就等着我们的稿子，又说人宁可失贞，不能食言，你和苏童太不像话，竟然敢食言。我们于是赶快为他写稿，而稿酬因为有他在里边张罗，却是那一年里，我和苏童拿的千字最高的一笔，用刘震云的话就是，为哥们捞两个钱，有什么臭架子好搭的。

从刘震云打扑克的牌品上，也很能看出他性格的一面。譬如我打牌，就是典型大爷脾气，能赢不能输，真正属于那种输不起的一类。哪怕别人故意让我几招也乐意，反正一输牌我就不想再打，连着几副臭牌，立刻溃不成军全无斗志。我的输赢全写在脸上，刘震云便太难捉摸了，他不仅胜不骄败不馁，而且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反正和他一伙的人，都必须做好孤军作战的准备，因为他随时准备开溜，自己先当了上游再说。打扑克的时候，他和王朔还有池莉老是组成京鄂联军，向江苏作家挑战，然而输的常常就是他们。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刘震云动不动就抛弃王朔和池莉。当上游最多都是刘震云，只要摸到一手好牌，他就很诚恳地对王朔说一声：“对不起了王爷，寡人先走了。”他一走，剩下保护池莉的担子，自然由充满骑士精神的王朔去扛，因此王朔的下游无疑最多。做了上游的刘震云很冷静地抱着膀子，在一旁看别人垂死挣扎。

刘震云是河南人，在我的印象中，河南人身上既有皇帝

之气，也有土匪之气。这两股气揉在一起，能造出一种绝妙的人杰。刘震云身上经常体现出一种玲珑剔透的聪明来。今年在上海，一大群感觉良好的作家，纷纷被按倒在皮沙发上，接受上海电视台“今晚八时”的专题采访。在摄影机的扫描下，大家都尴尬和紧张，振振有辞同时又有些语无伦次，侈谈大作家和大作品。轮到刘震云发言，突然冒出一句语惊四座：“现在就要说诸位是大作家，恐怕太早。”他的话仿佛冬天里的一大盆冷水，立刻让许多人感到突兀和不自在，尤其是让某些在场的曾经一度十分红火的老作家，因为电视台主持人正是这么向观众介绍诸位作家的。刘震云故意让自己的话，出现长时间的中断，然后轻描淡写地补了一句：

“当然，现在就说大家一定不是大作家，这话也太早。”

这是典型的刘震云式的机智，可惜电视正式播出的时候，这一段被无情地掐掉了。专题片拍了一个多小时，最让人感到开心的，就是刘震云这两句暗藏杀机和禅机的开场白。

闲话王朔

这一次按计划应该是贩卖范小青，可是《东方明星》的编辑告诉我，这一次是休闲专号，希望就休闲引起一番话题，让我先闲话一下王朔，因为类似休闲这样的字眼，好像和王朔挨得紧一些。

我想不明白休闲的本意是什么，如果就是人活得洒脱一些，自然是和王朔挨得上边了。有一次在神农架，我们各自往家挂长途电话，我说了几句话便完了，王朔一聊就是半天，起码半个小时。我没见过自费打电话，把钱如此不当回事的。有人打公家的电话也会这样，那是用公款，算不得洒脱。

王朔的洒脱是从骨子里出来的。这年头写小说，稍稍写得像些样子，不是太难地就能成为专业作家。专业作家这只铁饭碗，对于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来说，当然是个好东西。我常常想不明白，为什么是正在写东西的人，无缘捧一回铁饭碗，而许多不写东西的人，却堂而皇之煞有介事地捧着。有人说王朔现在有钱了，不在乎。我们碰到一起，有人曾和他开玩笑，说王朔你就像现在这样很好，没人管，自由

自在。王朔说，你们是坐着不喊腰疼，我干嘛不愿意有人管。

这是大实话。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专业作家身上充分体现。我不相信真把专业作家的铁饭碗白送给王朔，他会拒之门外。王朔不傻，事实上，他比中国大多数作家都聪明。尽管王朔喜欢糟蹋文人，糟蹋知识分子，可不幸的是，他毕竟是文人，毕竟是知识分子，铁饭碗这玩意儿有时不是自己能挣来的，它得靠别人给。当作家除了认真写小说，没有别的选择机会。

在乎不在乎铁饭碗，王朔自己可以说，别人却不应该说。中国有句古话，看人挑担不吃力，不能看着王朔含辛茹苦地走了一大截，然后就得出一个辉煌的结论，光脚走路就一定比穿着鞋子好。同样的理论也被广泛用于评论那些当过右派的作家，有了一点成绩，好像还是因为被打成右派的功劳，好像几十年的苦吃下来，还得感谢自己被打成了右派。因此说王朔不捧铁饭碗写小说，就是洒脱，这话真不能赞成。毫无疑问，在中国，不捧着一个铁饭碗写小说，并不像大家想得那么休闲。

不是作家圈子里的人，可能对怎么在中国当作家不太明白。王朔的确是我们这批作家中的例外，以他的实绩，不当专业作家，实在是吃了亏了，难怪他要扬言把专业作家的铁饭碗都砸了。人家都已经吃亏了，赌赌气说说狠话还不应该。王朔的洒脱，是他没捧铁饭碗，也没把自己吓死。写小说的人，胆子都不大，许多人爱写，可绝对没胆子把铁饭碗扔了。很多业余写作的人，都向往专业作家这一机会，其实